

婚姻特定侵犯宽恕量表中文版的信效度检验

范红霞¹, 贾田甜², 张亚亚³, 籍元婕¹, 樊江霞¹

(1.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太原030006;2.澳门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
学院,澳门999078;3.山西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太原030000)

【摘要】 目的:修订婚姻特定侵犯宽恕量表(The Marital Offence-Specific Forgiveness Scale, MOFS)并在中国已婚群体中检验其信效度。**方法:**对样本一(N=203)和样本二(N=337)进行施测,采用洛克-华莱士婚姻关系调试量表(Marital Adjustment Test, MAT)和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 SES)作为效标效度工具;对样本二中的85名被试在四周后进行重测。**结果:**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发现,中文版婚姻特定侵犯宽恕量表可分为两个维度:仁慈和怨恨-回避,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1.82%;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中文版婚姻特定侵犯宽恕量表的两因素模型拟合良好;婚姻宽恕与婚姻满意度和自尊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42和0.38 ($P<0.001$);信度检验发现,中文版婚姻特定侵犯宽恕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在0.77~0.87之间,分半系数在0.78~0.81之间,重测信度系数在0.67~0.70($P<0.001$)之间。**结论:**中文版婚姻特定侵犯宽恕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以作为研究婚姻宽恕的测量工具。

【关键词】 宽恕;婚姻;信度;效度

中图分类号: R395.1

DOI: 10.16128/j.cnki.1005-3611.2021.01.016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 of the Marital Offence-Specific Forgiveness Scale in Chinese Version

FAN Hong-xia¹, JIA Tian-tian², ZHANG Ya-ya³, JI Yuan-jie¹, FAN Jiang-xia¹

¹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²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ity University of Macau, Macau 999078, China;

³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test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Marital Offence-Specific Forgiveness Scale(C-MOFS). **Methods:** Sample 1 (N=203) and sample 2 (N=337) were tested. Marital Adjustment Test and Self-esteem Scale were chosen as the criterion-related indicators. 85 of the participants in sample 2 were retested four weeks later. **Results:** The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scale consisted of 2 factors, accounting for 61.82% of the total variance. And the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data fitted the two-factor model of C-MOFS well.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marital forgiveness with marital satisfaction and self-esteem were 0.42 and 0.38($P<0.001$), respectively. The C-MOFS had good internal reliability with Cronbach's α coefficients from 0.77 to 0.87, split-half reliability coefficients from 0.78 to 0.81 and retest reliability coefficients from 0.67 to 0.70 ($P<0.001$). **Conclusion:** The C-MOFS has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d it can be used as a tool for researching marital forgiveness.

【Key words】 Forgiveness; Marriage; Reliability; Validity

已有文献指出,我们可以从三个不同的特定水平上来定义和评估宽恕,分别是特质宽恕、情境宽恕和特定关系中的宽恕^[1]。婚姻宽恕属于特定关系中的宽恕,即个体对特定人际关系中的对象所表现出的宽恕^[2]。婚姻宽恕研究的是在婚姻关系中,个体对配偶所表现出的宽恕倾向和宽恕行为。结合 McCullough 对宽恕的定义^[3],婚姻宽恕指的是在婚姻关系中,受伤害方对配偶在认知、情感和行为上,回避和报复的消极动机减弱,积极动机增强的心理过程。

宽恕作为应对人际伤害的有效方式^[4],对个人健康的好处已经在许多领域得到了验证,包括身体健康^{[5][6]}、心理健康^[7,8]、生活满意度^[9]和关系健康。在

婚姻关系中,宽恕配偶可以增强承诺^[10],促进有效的冲突解决^[11],并对婚姻质量产生积极的影响^[12]。

目前,国外对于婚姻宽恕领域的研究,无论是测量工具的研发还是相关内容的研究都已取得了一些成果。国内学者只是在恋爱关系方面稍有一些研究,在婚姻宽恕方面的研究还没有。缺乏有效的测量工具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婚姻宽恕的研究进展。张田和傅宏针对恋爱群体编制了恋爱宽恕的问卷,用于测量在恋爱关系中,个体对恋爱对象所表现出的宽恕倾向和宽恕行为^[13]。但是,婚姻和恋爱有着本质的区别,恋爱宽恕问卷中的内容也并不适合婚姻宽恕的研究。另外陈祉妍等人检验了人际侵犯动机量表(The Transgression-Re-

lated Motivation Inventory, TRIM-12) 在我国的适用性, 该量表包含 12 个项目, 分为回避和报复两个维度^[14, 15]。但也不是专门用来测量婚姻宽恕的, 并且其信效度也没有在我国已婚群体的样本中进行过验证。

婚姻宽恕最恰当的一项研究是 Paleari 等人编制的“婚姻特定侵犯宽恕量表”(The Marital Offence-Specific Forgiveness Scale, MOFS)。该量表假设: 婚姻宽恕包括怨恨和回避配偶的动机减少以及仁慈善意的动机增强, 这恰恰符合婚姻宽恕的内涵。并且, 该量表在英美国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还被译成了德语和土耳其语等, 多国的学者都进行了本土化修订^[16, 17]。所以, 为了在我国提供一个有效的评估婚姻宽恕的研究工具, 本研究旨在翻译并修订这份婚姻特定侵犯宽恕量表, 并基于我国已婚群体进行信效度的检验。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样本一: 通过网络平台在线发放问卷, 共回收问卷 215 份, 剔除作答不认真的问卷 6 份(判定标准为作答时间过短或规律性作答)、婚姻状态为离异的问卷 4 份以及婚龄小于半年的问卷 2 份(确保被试具有稳定的婚姻关系)^[18], 最终回收有效问卷 203 份。其中, 男性 64 人(31.5%), 女性 139 人(68.5%); 年龄在 23~63 岁($M=37.61$, $SD=8.80$); 婚龄为 0.5~34 年($M=12.94$, $SD=9.41$); 初婚占 98.5%, 再婚占 1.5%; 无子女 31 人(15.3%), 1 个子女 98 人(48.2%), 2 个子女及以上 74 人(36.5%); 居住地为城镇 148 人(72.9%), 农村 55 人(27.1%); 受教育程度为义务教育 57 人(28.0%), 中等教育 59 人(29.1%), 高等教育 87 人(42.9%)。

样本二: 通过网络平台在线发放问卷, 共回收问卷 355 份, 剔除不符合条件的问卷(同上)18 份, 最终回收有效问卷 337 份。其中, 男性 141 人(41.8%), 女性 196 人(58.2%); 年龄在 22~60 岁($M=40.13$, $SD=8.69$); 婚龄为 0.5~39 年($M=15.60$, $SD=9.15$); 初婚占 97.3%, 再婚占 2.7%; 无子女 22 人(6.5%), 1 个子女 191 人(56.7%), 2 个子女及以上 124 人(36.8%); 居住地为城镇 240 人(71.2%), 农村 97 人(28.8%); 受教育程度为义务教育 100 人(29.6%), 中等教育 61 人(18.1%), 高等教育 176 人(52.3%)。

样本三: 在四周后, 对样本一和样本二中愿意参加后续调查的被试发放了重测问卷。共回收问卷 85 份, 有效问卷 85 份。其中男性 32 人(37.6%), 女性

53 人(62.4%), 年龄在 24~60 岁($M=39.62$, $SD=9.70$), 婚龄为 0.5~39 年($M=14.84$, $SD=10.10$), 婚姻状态的比例为初婚占 96.5%, 再婚占 3.5%。

1.2 研究工具

1.2.1 婚姻特定侵犯宽恕量表(Marital Offence-Specific Forgiveness Scale, MOFS) 婚姻特定侵犯宽恕量表由 Paleari 等人编制, 用于测量婚姻关系中个体受到配偶伤害后的反应。量表共包含 10 个题项, 分别从属于怨恨-回避和仁慈两个维度, 采用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六级评分。其中, 仁慈维度为正向记分, 怨恨-回避维度为反向记分^[2]。

首先, 由 3 名本科为英语专业的心理学研究生将英文版 MOFS 量表分别独立地翻译成中文, 经过讨论和校对后确定初稿; 然后, 邀请 2 名翻译专业的研究生将中文初稿回译为英文; 最后, 逐句对比中文翻译与英文原稿的符合程度, 经过核对和调整, 形成条目和计分方法相同的中文版婚姻特定侵犯宽恕量表(C-MOFS)。

1.2.2 洛克-华莱氏婚姻关系调适量表(Marital Adjustment Test, MAT) 量表共包含 15 个题目, 评分范围为 2~158 分, 分数越高, 说明婚姻满意度越高。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19], 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8。

1.2.3 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 SES) 采用中文版 Rosenberg 自尊量表进行测量。量表共包含 10 个条目, 为单因素结构。量表第 8 题(“我希望我能为自己赢得更多尊重”)为反向计分, 但国内有学者认为此表述在中国文化中更易被理解为积极和正向的, 经统计分析发现, 题项 8 只有按正向题记分或直接删除才能达到良好的鉴别度、提升量表的信效度^[20]。因此本研究删除题项 8, 其余题项按 1(很不符合)到 4(非常符合)进行计分, 得分越高代表自尊水平越高。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9。

1.3 统计分析

使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5.0 和 AMOS 23.0 进行数据分析。其中, 对样本一($n=203$)进行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EFA), 对样本二($n=337$)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CFA)、效标效度分析和信度分析。对样本三($n=85$)进行重测信度分析。

2 结果

2.1 项目分析

首先, 根据婚姻特定侵犯宽恕量表的总得分对

样本一的被试进行高低排序,选择得分前27%的被试作为婚姻宽恕的高分组,得分后27%的被试作为婚姻宽恕的低分组。然后,对这两组被试在每个条目上的得分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发现,所有条目在高分组和低分组之间的差异均显著($P<0.001$)。此外,采用Pearson相关法对每个条目的得分与总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所有条目与总分之间均呈现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在0.43到0.77之间。项目分析结果见表1。

表1 C-MOFS 高低分组的差异 t 检验及题总相关($n_1=203$)

题项	决断值	题总相关	题项	决断值	题总相关
T1	12.031***	0.68***	T6	7.569***	0.53***
T2	4.763***	0.43***	T7	12.283***	0.77***
T3	10.380***	0.68***	T8	10.602***	0.72***
T4	8.778***	0.65***	T9	7.685***	0.56***
T5	6.605***	0.52***	T10	7.309***	0.56***

注:*** $P<0.001$ 。

2.2 效度分析

2.2.1 结构效度的检验 项目分析后,再使用样本一继续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对中文版婚姻特定侵犯宽恕量表的10个条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显示,KMO为0.78,Bartlett球形检验的结果为 $\chi^2=944.47$, $df=45$, $P<0.001$,表明数据适合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并基于特征值大于1的标准进行抽取,采用最大方差法(varimax)正交旋转,可以提取2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2个因子的特征值分别为6.94和3.98,可分别解释总体方差的39.31%和22.51%,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1.82%,各条目的因子载荷率为0.66~0.91(见表2)。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中文版婚姻特定侵犯宽恕量表与原量表的维度结构一致,包含怨恨-回避和仁慈两个维度,且分别对应的条目也与原量表一致。

基于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使用样本二对中文版婚姻特定侵犯宽恕量表的两因素模型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根据模型适配标准提示,对两因素模型进行了适当的修正。选择在修正指数(modification index, MI)较大,且条目内容在理论和实际经验上相关的两个条目间增列项目误差项的相关,逐步修正模型。如:条目2内容(“……搁置所发生的事情以便能够继续我们的关系”)和条目5内容(“……尽我最大的努力恢复我和他/她的关系”)均涉及是否继续关系的内容,两者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共变关系,因此在模型中设定条目2与条目5之间存在误差项相关。经过逐步修正,两因子模型的拟合度良好,标准化因子载荷在0.61~0.92之间,拟合

指标如表3所示。

表2 C-MOFS 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n_1=203$)

项目	因子载荷	
	怨恨-回避	仁慈
(7)……我发现很难去爱他/她。	0.83	
(8)……我仍然对我的丈夫/妻子有些怨恨。	0.82	
(4)……让我的丈夫/妻子为所发生的事情感到内疚。	0.80	
(3)……我变得更容易对他/她生气。	0.72	
(1)……我就不太愿意和他/她说话了。	0.71	
(6)……对待我的方式同样地对待他/她。	0.71	
(10)……很快就原谅了他/她。		0.91
(9)……彻底地原谅了他/她。		0.87
(5)……我尽我最大的努力恢复我和他/她的关系。		0.67
(2)……搁置所发生的事情以便能够继续我们的关系。		0.66
特征值	6.94	3.98
方差贡献率	39.31%	22.51%

表3 C-MOFS 验证性因素分析($n_2=337$)

	χ^2/df	RMSEA	GFI	AGFI	NFI	TLI	CFI
拟合指数	2.680	0.071	0.952	0.914	0.948	0.951	0.967

2.2.2 效标关联效度的检验 选取洛克-华莱氏婚姻关系调适量表和自尊量表作为效标关联效度指标。结果见表4。婚姻满意度和婚姻宽恕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42($P<0.001$);婚姻宽恕和自尊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38($P<0.001$)。

2.3 信度检验

中文版婚姻特定侵犯宽恕总量表及各分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77~0.87之间;分半系数在0.78~0.81之间。量表总体及各分维度的重测信度在0.67~0.70($P<0.001$)之间。见表5。

表4 C-MOFS与各效标效度量表的相关性($n_2=337$)

	$\bar{x}\pm s$	婚姻宽恕	仁慈	怨恨-回避
婚姻满意度	100.85±28.69	0.42***	0.29***	0.32***
自尊	26.10±3.83	0.38***	0.22***	0.31***

注:*** $P<0.001$ 。

表5 C-MOFS 总体及其各分维度的信度分析

	内部一致性系数 ($n_2=337$)	分半信度 ($n_2=337$)	重测信度 ($n_3=85$)
总量表	0.77	0.81	0.70***
仁慈	0.87	0.77	0.70***
怨恨-回避	0.84	0.78	0.67***

注:*** $P<0.001$ 。

2.4 婚姻宽恕的特点分析

在本研究中,所有被试的婚姻宽恕得分在12~60之间,平均得分为34.78±7.84。人口学变量的差异检验结果发现,婚姻宽恕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

男性的婚姻宽恕水平显著高于女性。如表6所示,婚姻宽恕不受居住地、子女数量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此外,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婚姻宽恕与年龄($r=-0.20$, $P=0.65$)和婚龄($r=-0.24$, $P=0.58$)也不存在显著相关。

表6 C-MOFS得分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检验($n=540$)

变量	n	$\bar{X} \pm s$	t/F	P
性别	男	205 37.03±7.76	5.354	0.000
	女	335 33.40±7.57		
居住地	城镇	388 34.44±7.69	1.599	0.110
	农村	152 35.64±8.16		
子女数量	0个	53 34.64±6.19	0.368	0.692
	1个	289 34.54±8.41		
	2个及以上	198 35.16±7.37		
受教育程度	义务教育	157 33.96±7.12	1.232	0.293
	中等教育	120 35.21±8.22		
	高等教育	263 35.07±8.06		

3 讨 论

本研究首次在中国已婚群体样本中对 Paleari 等人编制的婚姻特定侵犯宽恕量表进行了中文版的修订和信效度的检验。项目分析结果表明,各条目得分与总分的相关系数在 0.43~0.77($P<0.001$)之间。同时,各条目的项目区分度良好,婚姻宽恕的高分组与低分组的得分在各条目上均存在显著差异,符合测量学标准^[21]。因此,在修订的过程中没有删减条目,保留了原有的10个条目。

量表的结构效度和效标效度良好。探索性因素分析提取出两个因子,与原量表的维度结构一致。所有因子载荷在 0.66~0.91 之间,解释率达到 61.82%。验证性因子载荷在 0.61~0.92 之间,并且两因素模型指标拟合良好,达到了良好的测量学标准。此外,效标效度分析的结果显示,婚姻宽恕与婚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这与先前的研究结果一致,即在婚姻关系中,婚姻满意度更高的个体对其配偶的宽恕水平更高^[22, 23]。同时,婚姻宽恕与自尊呈显著正相关,这与先前的研究结果一致,即高自尊的个体比低自尊的个体更容易宽恕侵犯者^[24, 25]。

量表的信度良好。中文版婚姻特定侵犯宽恕量表总体及各分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 0.77~0.87 之间,分半系数在 0.78~0.81 之间,四周后的重测信度在 0.67~0.70 之间。

本研究还发现,在婚姻关系中男性对配偶的宽恕水平显著高于女性,这与国外的研究结论相一致。Fincham 等人在研究婚姻关系中的宽恕时也发现,丈夫在宽恕维度上的得分高于妻子^[26]。

参 考 文 献

- McCullough ME, Hoyt WT, Rachal KC. Forgiveness: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00. 299-319
- Paleari FG, Regalia C, Fincham, FD. Measuring offence-specific forgiveness in marriage: The Marital Offence-Specific Forgiveness Scale (MOFS).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2009, 21(2): 194-209
- McCullough ME, Worthington EL, Rachal KC. Interpersonal forgiving in clos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1997, 73(2): 321-336
- Hui EKP, Chau TS. The impact of a forgiveness intervention with Hong Kong Chinese children hurt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British Journal of Guidance & Counselling, 2009, 37(2): 141-156
- Everett L, Worthington, Jr(Ed). Handbook of forgiveness. New York: Brunner- Routledge, 2005. 321-334
- Worthington EL, Scherer M. Forgiveness is an emotion-focused coping strategy that can reduce health risks and promote health resilience: Theory, review, and hypotheses. Psychology & Health, 2004, 19(3): 385-405
- Dabney M, Ewin MD, ABMH. Helping clients forgive: An empirical guide for resolving anger and restoring hope. 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Hypnosis, 2004, 46(4): 361-363
- 李忠臣, 王康, 刘晓敏, 等. 青少年人际宽恕与心理健康: 愤怒和主观幸福感的多重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8, 26(5): 987-991
- Karremans JC, Van Lange PAM, Ouwerkerk JW, et al. When forgiving enhance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The role of interpersonal commit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3, 84(5): 1011-1026
- Fincham FD, Beach SRH, Davila J. Longitudinal relations between forgiveness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in marriage.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007, 21(3): 542-545
- Paleari FG, Regalia C, Fincham F. Marital quality, forgiveness, empathy, and rumination: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05, 31(3): 368-378
- Fincham F, Beach SRH. Forgiveness and marital quality: Precursor or consequence in well-established relationships?.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2007, 2(4): 260-268
- 张田, 傅宏. 大学生的恋爱宽恕: 问卷编制与特点研究.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14, 12(2): 220-225
- McCullough ME, Rachal KC, Sandage SJ, et al. Interpersonal forgiving in close relationships: II. Theoretical elaboration and measure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1998, 75(6): 1586-1603

(下转第7页)

- ward literature-based feature selection for diagnostic classification: a meta-analysis of resting-state fMRI in depression. *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 Frontiers, 2014, 8: 692
- 13 Ma Q, Zeng L-L, Shen H, et al. Altered cerebellar-cerebral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reliably identifies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Brain Research*, Elsevier, 2013, 1495: 86-94
 - 14 Radloff LS. The use of 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in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 *Journal of Youth & Adolescence*, 1991, 20(2): 149-166
 - 15 Spielberger CD. Manual for the 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 STAI (form Y). Palo Alto: Consulting Psychologists Press, 1983
 - 16 Cohen J. A power primer.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2, 112(1): 155-159
 - 17 Chao-Gan Y, Yu-Feng Z. DPARSF: a MATLAB toolbox for "pipeline" data analysis of resting-state fMRI. *Frontiers in Systems Neuroscience*, Frontiers Media SA, 2010. 4
 - 18 Pedregosa F, Varoquaux G, Gramfort A, et al. Scikit-learn: Machine learning in Python. *Journal of Machine Learning Research*, 2011, 12(Oct): 2825-2830
 - 19 Nagai M, Kishi K, Kato S. Insular cortex and neuropsychiatric disorders: a review of recent literature. *European Psychiatry*, Elsevier, 2007, 22(6): 387-394
 - 20 Quirk GJ, Garcia R, González-Lima F. Prefrontal mechanisms in extinction of conditioned fear. *Biological Psychiatry*. Elsevier, 2006, 60(4): 337-343
 - 21 Zhong X, Pu W, Yao S. Functional alterations of fronto-limbic circuit and default mode network systems in first-episode, drug-naïve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A meta-analysis of resting-state fMRI data.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016, 206: 280-286
 - 22 Liu C-H, Ma X, Song L-P, et al. Abnormal spontaneous neural activity in the anterior insular and anterior cingulate cortices in anxious depression. *Behavioural Brain Research*, 2015, 281: 339-347
 - 23 Peng X, Lin P, Wu X, et al. Insular subdivisions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dysfunction within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018, 227: 280-288
 - 24 Peng D, Liddle EB, Iwabuchi SJ, et al. Dissociated large-scal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networks of the precuneus in medication-naïve first-episode depression. *Psychiatry Research: Neuroimaging*, 2015, 232(3): 250-256
 - 25 朱雪玲, 王湘, 肖晶, 等. 首发未服药抑郁症静息态默认网络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1, 19(2): 146-148
 - 26 Wang L, Dai W, Su Y, et al. Amplitude of low-frequency oscillations in first-episode, treatment-naïve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a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RI study. *PloS one*, 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 2012, 7(10): e48658

(收稿日期:2020-09-30)

(上接第82页)

- 15 陈祉妍, 朱宁宁, 刘海燕. Wade 宽恕量表与人际侵犯动机量表中文版的试用.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6, (9): 617-620
- 16 Haversath J, Kliem S, Kröger C. Measuring Spousal Forgiveness: German Version of the Marital Offence-Specific Forgiveness Scale (MOFS-German). *Family Relations*, 2017, 66(5): 809-823
- 17 Erkan Z. Adaptation of the Marital Offence-Specific Forgiveness Scale for use in a Turkish cultural context.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15, 43(7): 1057-1070
- 18 杨舒程, 王子祥, 刘振亮, 等. 感知伴侣回应性量表中文版的信效度检验.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9, 27(5): 950-953
- 19 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 北京: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1999
- 20 田录梅. Rosenberg(1965)自尊量表中文版的美中不足. *心理学探新*, 2006, (2): 88-91
- 21 张亚利, 李森, 俞国良. 简版一般拖延量表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的信效度检验.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0, 28(3): 483-486
- 22 Braithwaite SR, Selby EA, Fincham FD. Forgiveness an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Mediating mechanism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011, 25(4): 551-559
- 23 Kachadourian LK, Fincham F, Davila J. The tendency to forgive in dating and married couples: The role of attachment an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004, 11(3): 373-393
- 24 Eaton J, Struthers CW, Santelli AG. Dispositional and state forgiveness: The role of self-esteem, need for structure, and narcissism.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6, 41(2): 371-380
- 25 黎玉兰, 付进. 大学生自尊与宽恕倾向的关系: 归因的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3, 21(1): 129-132
- 26 Fincham FD, Paleari FG, Regalia C. Forgiveness in marriage: The role of relationship quality, attributions, and empathy.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002, 9(1): 27-37

(收稿日期:2020-03-09)